

父亲的兰花情缘

易祥茸

听老人说过,奶奶生我父亲的前夜,做了一个梦。梦见原是平坦干净的禾堂里长满了一丛一丛的韭兰,那紫色的花、黑色圆粒饱满的籽,一串一串的,煞是好看。大家就分析,肚子里怀的肯定是个女孩。“幽谷出幽兰。”兰花代表的是女性的阴柔之美。但第二天生下来的却是个男孩。家里人去求证八字先生,八字先生虚着眼睛,掐指论算,说,这没错呀,“兰”“男”同音(我们那里的方言确实读一个音),所以告诉您是个男孩,而且,兰花代表着高雅、大气和坚贞,象征的是读书人的气质,将来这个伢子绝对是读书的料,当官的像。八字先生的一顿满嘴喷沫,把一家人逗得满心欢喜。

也许是后来有人告诉了父亲的出生经历,也许是天性使然,虽然后来父亲没有像八字先生所说的那样当了官,但像兰花那样高雅、大气、坚贞却是他一辈子的追求。

父亲读过几年师塾,曾拜当时武冈秀才戴源璋先生为师。他读过“彼泽之陂,有蒲与兰”,也读过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”。但是,家里人口多,底子薄,书没法继续读下去了。他只得一边“扶犁耨耕”,一边学点堪舆,勉强度日。但是,他对兰花的喜爱不但没有减少,反而与日俱增。

虽然不上学了,但家里的文化氛围还是很浓的。父亲床前有一张书桌,曾经读过的《四书五经》都收在抽屉里,桌面上就摆三样东西:一块雨花石磨成的画屏,一个用于装毛笔的竹筒,一个相传是梨花木制成的镇纸。画屏的上方是石纹自然形成的类似烟雨朦胧的泼墨山水。下方的石纹却条分缕析,似兰

草叶片飘逸,似墨兰含苞欲放;竹制的签筒不算名贵,但父亲在上面题了一首诗:“翳柏有心,翳竹有筠。中通外直,不染纤尘。”在赞扬竹的气节的同时,还不忘在落款的后面,雕刻一株飘逸俊芳、绰约多姿的兰花;至于那不足五寸长的镇纸上更是倾注了父亲对兰花的深情:墨描兰叶翠欲滴,朱点兰花风飘香。上面还特意题写了清人程樊的诗句:“兰为王者香,芬馥清风里。”

我家的禾堂不宽,但在显眼的地方却长有一棵碗口粗的栀子花树,不知是自然生成还是经人修剪,栀子花树弯曲成“7”字形。在“7”字的下面,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条石做成一个“石凳”。凳面上除摆一两盆菊花外,更多的还是兰花:墨兰、春兰、蕙兰,品种还真不少。许多时候,耕作之余,父亲把培植兰花当成了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建国初,在我们村划家庭成分的会议上,大家神情严肃,争论非常激烈。在议论到我家的成分的时候,父亲说,我家现有11口人,有“天水田”(旱田)10亩(当时我村人平水田不到1亩),划什么成分,大家去评议。话刚落音,大家就议论开了。天快黑了,父亲站起来对大家说:“我痔疮疼,坐不得,我家像个什么你们就给划个什么。”说完就急匆匆离开了。原来是,他去开会时,在山路边的刺蓬下发现了一株君子兰,他要趁天黑前把它挖回去。否则,夜长梦多,如果被别人挖去,那就可惜了。

父亲把“划成分”这样天大的事可以放在一边,而去关注兰花,有人说他糊涂,也有人说:“读过书的人就是清高。”

1960年腊月廿四,我和二哥、三哥三兄弟去雪峰山挖蕨根,在那里我发现了一株茂盛生长的春兰。我立刻把它挖下来,小心翼翼地将它和蕨根一起带回家。过小年,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,晚餐是要吃粉条的,因为粉条象征今后的日子清清白白、长长(常常)幸福。但是,那年月去哪里弄粉条呀。母亲只好将平时积攒下来的一点面粉和着蕨粑做成面灰坨,来庆祝这样一个节日。热气腾腾的面灰坨摆上桌了,大家正襟危坐,眼睛盯着桌子中间的大盒子,咽着口水,等待父亲来“开席”。但是,父亲没来,他在整理我挖回来的那株春兰,嘴里说:“你们吃吧,我不饿。”还是母亲懂得他的心思:一年到头,让孩子们饿肚皮,也吃不上一餐像样的年夜饭,作为一家之长,心里格外不是滋味。他只是用整理兰花来掩饰内心的痛苦。自己少吃一口,也就能让孩子们多吃一口。母亲劝他:“来吧,大家都在等你,今晚我煮了很多,多加了水,大家应该能够吃饱。”父亲放下小锄头,用一把破伞遮住刚栽好的兰花,免得被飘下来的雪花掩盖。去厨房里洗了手,才步履蹒跚地走向餐桌。

父亲酷爱兰花,一生与兰花为伍。他觉得,只要和兰花在一起,心灵会更纯净,心胸会更豁达;做人如兰,才会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。他常常把郑板桥的诗句“千古幽贞是此花,不求闻达只烟霞”当成座右铭。

父亲去世后,我们把他经常呵护侍弄的兰花移栽到他坟堆的周围,又特意在墓碑两侧栽了两棵白玉兰,如今玉兰已是枝繁叶茂。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



水天一色

英子 摄

稻草记

杨兰芳

秋阳下的田野一片金黄,像是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金色绒毯,一台收割机隆隆地吼着,在田野里来来回回地奔跑,张开一张大嘴,把一串串稻穗吞进肚里。收割机驶过后,留下成片高高的稻茬,这些稻茬像整齐排列的士兵,笔直地挺立在那里,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浓霜、雨雪,并在风霜雨雪中慢慢枯萎。来年春天,雪亮的犁铧波浪一样掀翻泥土,一排排经过寒冬之后驼背垂首的稻茬被埋入泥土,成为农作物的肥料。

不由地想起小时候收割水稻的情景。七月末,烈日炎炎,正是早稻收割和晚稻栽种如火如荼的时候,那时候收割、播种全靠人力完成。插晚稻不过“八一”,在短短十来天时间里,要完成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栽种,农人们在汗水与泥浆里与时间赛跑。尽管如此紧张,但农人们对稻草还是非常爱惜,在割稻的时候,几乎贴着泥巴下镰,脱粒之后的稻草被一把一把扎起,由孩子们

拖到田埂上,呈一字形排开。用不了多久,田埂上就立起一堵黄色的墙。

等晚稻种下,农人们就可以腾出时间,把田埂上的稻草墙一把一把分离开来,搬到更开阔田坎上、山坡上,把它们像渔网一样撒开,一把把的稻草瞬间就变成一把把金黄的伞,无数把伞开放在天地间,梦幻一样美丽。经过一段时间烈日的暴晒,稻草已褪去了原来的坚硬,变得非常柔软。这时候,农人们就会把散落各处的稻草收集到一起,堆成一个又一个草垛,像一座又一座圆顶的房屋。某个晴朗的下午,农人们会把那些草房子拆下来,两把稻草叠在一起,逢腰处扎成一捆,孩子们用尖担插入草肚里,一头一捆,大人用粪箕,一担可挑十几捆,大人、小孩在田地和村庄之间来回穿梭,一座一座草垛就这样被搬回院落。挑回去的稻草,有的被存放在牛栏、猪圈的顶上,有的就着院子里某一棵树堆成新的更高的草垛。这些草垛是捉迷藏的孩子们最喜欢的去处,或

爬到草垛顶上,或拼命钻进草垛内部,一个好好的草垛,总会被他们破坏得一塌糊涂,结果自然招来一顿饱骂。如果某一年雨水太多,稻草在收回之前就被雨水沤烂了,农人们就会唉声叹气,好像丢了宝贝一样心痛。

收割晚稻用不着像收割早稻那样抢时间,等稻子收割完,再找个时间,收拾田里堆得小山似的稻草,就地晾晒,晒干后,抢在秋雨来临之前挑回家。院子周围的草垛便如雨后春笋般立起来。

那些金黄的稻草,是牛过冬的粮食,也是猪牛羊过冬的温暖的被子。冬天过后,那些弄脏的被子又被挑回到农田里,那可是宝贵的农家肥。农人们把床上席子底下垫了一年的旧稻草抽出来,换了新的稻草,睡在上面柔软而温暖。那年代,稻草还客串鞋垫的角色,取一小把干净的稻草,剔除草屑,对照鞋子的长度折几下,摊开放进解放鞋或胶套鞋里,冰窟一样的鞋里立刻有了温度。

现在,农村里猪牛羊都是规模饲养,单家单户喂猪养牛已非常少见,人们也早已不用稻草垫床或垫鞋,稻草已失去原来的价值。它们被直接遗弃在田野里,任凭日晒雨淋。当年的草垛已不见了,但我还在傻傻地怀念那些孩时的稻草。

(杨兰芳,邵东市作协会员)

再见,旧时光

安 宁

在站牌下等公交车,风刮过来,听得到书本在包里窸窣窣地动着,好似一只孤独的小鼠,在寻找温暖的洞穴。总是要等很久,车子才慢慢地开过来。而我的等待,也便因为这个城市让人觉得难以忍受的寒冷,愈发地漫长无边。这样的時候,我便想起那些在等待与期盼中,每日往返于学校宿舍与食堂间的青葱的面容。

话剧《等待戈多》里,那两个永远都等不到戈多的流浪汉,很多时候,就像青春中的男孩女孩,在日复一日的校园里,等着那些蚤子一样爬满全身的细小的忧伤,可以在某一日清晨起床,消失不见,窗外春暖花开,一片清明和暖的天地。但这样的喜乐,只有在课上走神的美好时光里,才会出现。而且,还会常常被我这样不知趣的老师,用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,给无情地打断。

我懂得他们琐碎无边的烦恼,尽管他们常常抱怨大学里的老师,总是来去匆匆,与他们疏于联络,甚至都不如宿舍楼里看门的阿姨,更了解他们每日脸上的欣喜与哀愁。我在公交车上冻得手脚冰凉的时候,会想起他们冬日军训拉练时,睫毛一根根地冰冻起来,微微闭眼的时候,会有针扎一样的疼。我上课眼看着要迟到了,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梯,一不小心,当着一个同事的面滑了一脚时,会想起班里某个男孩,某日高唱一首歌,却遭来一个漂亮女孩奚落的尴尬与难堪。在我偶尔为即将到来的职称评定,或者某个关乎名利的名额的申请,现出焦虑时,我会想起他们为了一个学生会干部的职位,或者某项比赛的名次,而在夜晚辗转反侧,无法入眠。而当我在办公室的喧嚣热闹中,突然感觉到被人冷落的孤独时,我也会想起某个在课下吵嚷的人群中,缩在教室一小片没有阳光的角落里,不知所措的男孩或者女孩。

在人生中那些总是遥遥无期的等待中,我相信比我年轻的学生们,与我有着相似的孤独与无助。失落总是像一袭袍子,一阵

凉风吹过,便湿漉漉地裹住了那颗惶恐不安的心。我想要寻找到一条可以平衡写作与工作的大道,让自己不至于被同事生出嫉妒,进而在领导面前参上一本;而教室里的男孩女孩,或许只是因为清晨值日没有用心,被同学抱怨一通的小烦恼,内心就会生出细碎的波纹,连带地听不进去我讲的一个字。世界将每一个植满烦恼的时日,借助于晨曦,铺排在我们面前的时候,并不会因为我是老师,他们是没有走出校园的学生,就生出偏袒。我们站在冗长无边的琐碎时光里,等待月亮升起,一直等到路灯都要倦了,可天空还是阴郁的灰白,那抹清幽的月光,始终隐在某个我们寻不到的地方,不肯给夜行的我们,一丝的慰藉。

生命中有多少被浪费掉的时光,大约就有多少绝望中饱含了希望的等待。当我像台下的学生一样面容青涩的时候,我在等待爱情,等待毕业,等待一份高薪体面的工作,或者一套精致的名牌的衣衫。我从未想到,我会站在讲台上,看到一双双如十年前的我一样,充满了渴望与惶惑的眼睛。时光似乎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圆,我走了十年,以为抵达了终点,却发现又遇到那个内心漂泊无依的自己。

而在我的谆谆教导里,时而明亮时而晦暗的学生们呢,他们看我,大约带了仰慕,也夹杂着丝丝的醋意。他们期待我的良言,能够帮助他们逃离那些来自老师、同学或者父母的烦恼;希望我的每一句话,都是一把钥匙,可以立刻打开内心的结扣。我要给予他们怎样的箴言呢,在它们自我的口中说出,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安的时候。

或许,我只能让他们在行走中继续等待,一直等到这一程夜色散去,天光亮了,他们推开门窗,看到如我一样的自己,站在面前。那时他们会不会道一声早安,对着已经有了皱纹的自己?一如此刻的我,对着时光的镜子,向过去的自己,道一声珍重和再见。

(安宁,任教于内蒙古大学)

父母的红薯(外一首)

谭喜爱

初夏父亲抛下的钓饵
长成一垄垄思念的弦
秋霜中寻寻觅觅
母亲拨弄成初冬之歌

一根母亲蘸着落日余烬煨热
飘袅的烟火夸张了甜丝丝的余韵

一根被鼎锅彻夜熬出甜言蜜语
再用东阳烘干
打包快递远方

还有一根细细打磨成月光谣
浸在水缸
等待儿孙归来
打捞

卖豆腐的老太婆

卖豆腐啰
村道上传来的吆喝
剖开大山的黎明

微弓的背
像奋力爬攀的旭日
两轮斗车里的田字格
是她昨夜赶完的作业

我不敢想像
昨夜的星星怎样被揉碎
倒进滚烫的大锅
拼成一轮银月
(谭喜爱,任职于邵东火厂坪二小)